

通什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海南省通什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四月

通什文史

第三辑

顾问： 吴长明 李克拉 林日照

林子鹄 王理辉

编辑： 吴长明 范子保 朱开宁

罗才东 庞玲

责任编辑： 朱开宁 罗才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海南省通什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1993年4月

清末毛道峒发生的一次大

械斗……………罗才东 王秀琴(1)

大总管下到我们毛道峒……………王国民口述(15)

我所知道的黎族头人王维昌王

昭夷父子……………

郑有坤口述 朱开宁 朱少川整理(18)

番阳峒发生的一次天

花病疫……………通什文史组(35)

解放前基督教在通什的

传播……………朱开宁 罗才东(37)

革命群众围攻王昭夷的老巢……………

罗才东 潘健雄 符 涛 陈正伟(46)

目

录

1993年4月

陈汉光两下番阳峒.....

王福仁等口述 朱开宁 朱少川整理 (53)

我被陈汉光骗去省城当兵的

经过.....王大昌口述 (64)

跟刘副团董到海口观礼

的回忆.....邢亚芬口述 (73)

解放前保亭县政纪略.....温公木 (77)

抗战时期的番阳.....王明东 (97)

国民党人王昭信在南圣屠

杀苗胞的暴行.....朱开宁 庞 玲 (110)

目 录

1993年4月

苗胞卢亚五其人其事.....

朱开宁 庞 玲 林友侨(135)

国民党对毛道黎胞的屠杀

抢掠.....通什文史组(148)

护送李副司令员灵柩回

“公室”.....庞 玲(153)

黎族国际女运动健将

王金玲.....罗才东(162)

编后话.....编 者(167)

清末毛道峒发生的一次大械斗

罗才东 王秀琴

清末民初，黎族聚居的毛道大峒①（即现在的通什市毛道乡），曾发生一起长达二十多年的大械斗，参加械斗的主要是毛道峒空茅村与毛枝峒毛枝大村这两个村寨，事态还波及了几个邻村。械斗起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止于民国十四年（1926年）。在旷日持久的争斗中，双方都有人伤亡，损失财物无数。械斗发生后，两村村民积怨很深，曾长期互不通婚，交往也断绝了。解放后，在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感召下，两村人民才逐渐消除宿怨，重归于好。

空茅村和毛枝大村，同座落在毛道河畔。空茅村

注①毛道大峒下属毛道、毛枝、雅袁、红运和毛亭五个小峒。

居河的下游东北侧，毛枝大村居河的上游西南侧，相距约三公里。两村向来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村民往来密切，相处和睦。发生这一场大械斗，只缘于一件小事，空茅村的王老电，便是这场械斗的引发者。

王老电是毛道峒最大“合亩”②的亩头，家产比较富裕，财大气粗，峒里的峒长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之际，王老电便拿出稻谷借给附近村寨的农民，牟取高利。一八九七年春，雅袁峒雅袁村农民王老豆借了王老电二百多斤稻谷，次年夏，王老电登门索债，逢当年年景不好，王老豆还不起，要求延期到下造收割时才还，但王老电硬是不肯，王老豆没办法，只好取出一个“作鬼”时用的小鼓抵清债务。几天后，王老电又重登王老豆家门，说是还一个小鼓不够数，要再还一些其他钱物。王老豆对王老电的出尔反尔非常生气，便和他吵了起来，王

注②“合亩”是带有浓厚原始公社残余色彩的经济组织，直到解放初期，在少部分黎族地区还保存着。

老电从竹篓里抽出勾刀，用刀背在对方的脖子上使劲一划，恶声恶气地威胁说：“今天若再不交出钱物，我就砍断你的脖子！”这一侮辱人格的行为使王老豆忍无可忍，便跟他扭打起来，王老豆被打伤了。这时，乡亲们聚拢过来，纷纷指责王老电的暴行，王老电看情形不妙，扔下一句话：“我们改天再算帐！”就悻悻地走了。

王老电走后，王老豆担心遭他的报复，便找村里的头人王老获等商量对策，王老获等认为王老电如此欺负王老豆，就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对这种横行霸道的人要严厉教训一顿才行。考虑到王老电为人欺软怕硬，要用硬的手段才能制服他。于是，王老获等答应拿出稻谷、掏出银元前往番阳峒请来强悍的倅黎兄弟去找王老电问罪。

数天后，王老豆、王老获带着二、三十名倅黎兄弟及本村二十名群众，扛粉枪，拎弓箭，气呼呼地进入空茅村找王老电，但王老电事先闻讯，早已逃到毛枝大村内兄黄老崖（毛枝大村最大的亩头）家躲避

起来。王老豆等扑空后，便追踪寻找到毛枝大村，王老电又逃到毛枝大村北边的什战岭去。连走两个村都抓不到王老电，王老豆等十分恼怒，在归途中，把在河边放牛的毛枝大村黄造硬的男孩连人带牛一起抢走了，经过空茅村时，又抢走了王才立的女孩，用他们充当人质，迫使王老电出来相见。

黄造硬的孩子被抢走后，毛枝大村人对王老电大为不满，认为肇事者是王老电，便责成他把孩子赎回。一时，王老电只得应允下来。

几个月后，黄造硬左等右等，总不见儿子归来，心中非常焦急。一天，忽有人来报信，王老电早已赎回王才立的女孩，而黄造硬的儿子仍杳无音讯。黄造硬听后大为愤怒，便告到黄老崖处，黄老崖以内兄的身份借请酒之名约王老电到毛枝大村来，然后将他扣下，迫使他赎回黄造硬的儿子。王老电却撒谎说，黄造硬的儿子在被抢后不久已逃出，至今没回来可能是在出逃的路上出事了（事实上，这孩子被关了一段时间后，王老豆已卖给乐东志仲人，如今，该孩子的后代

还回毛枝大村认亲)。黄造硬听后悲恸不已，要跟王老电拼命。王老电怕吃眼前亏，答应回去后给黄造硬赔偿六头牛和三口铜锣，六头牛作为孩子的身价，两口铜锣作为孩子的棺材费，一口铜锣用来盛哀哭孩子的泪水。黄造硬别无他法，只得同意。

哪知王老电答应赔偿，仅是个脱身之计。他回家后马上翻脸，放出风声说，黄造硬想得到我的牛和铜锣，除非把天上的老鹰射下来。接着又进一步挑衅说，毛枝大村人如果有本事就到空茅村来牵牛和取锣。毛枝大村人听后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发誓断绝与王老电的亲戚关系，并将跟他拼个死活。

本来做对不起毛枝大村人的事只是王老电一人，但毛枝大村人却“恨屋及乌”，把仇恨延伸到空茅村人身上。自此，两村人相见如遇仇敌，小则动口辱骂，大则拳脚相见。有一次，空茅村人王老嫩、王老蔡、王老千及两个番禺人上山看守山栏，黄老崖探知后便星夜派人把王老嫩等五人抓回来，抓回后，放走了两个番禺人，其余三人便关在自己的家里。黄老崖派

人对王老电说，要兑现他以前答应过的赔偿诺言才得放人，但王老电不肯，致使王老嫩等一直被关了一年多时间。被关者在黄老崖家受尽了折磨，其中王老蔡被活活折磨致死。后来，黄老崖押着上了脚镣的王老嫩、王老千到什豪田坑修水沟，王老电派人截路才把他们抢夺回去。一九〇二年王老电去世，不久，黄老崖也相继去世。

王老电、黄老崖死后，按照“合亩”习俗，分别由他们的长子王乃抛、黄老爷继当亩头。王乃抛、黄老爷继当亩头后，非但不缓解父辈遗留下的仇恨，反而继续扩大事态，使得两村群众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王乃抛当亩头，担心毛枝大村人前来索赔，就想抓个人质来强迫毛枝大村人打消赔偿的念头。有一次，毛枝大村人黄金非到什空田间挑稻，王乃抛带着几个人到田间围抓黄金非，黄金非看见情况不妙，拔出尖刀和王乃抛等相拼，并趁机夺路奔逃，王乃抛朝黄金非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还有一次，毛枝大村人黄

老安和黄裁抛到保国岫的什冲村提取预先订制的粉枪臼。王乃抛探知后，花三十块银元和一口铜锣买通番好村（与什冲村相邻）的王老元和王老绕，要他们将黄老安和黄裁抛捉获交给他。两王在捉获押送两黄的过程中，黄老安问王老元：“王乃抛出多少钱叫你抓我们？”王老元如实相告。黄老安说：“你如果释放我们，我们就送你四十块银元和一头牛。”黄老安还进一步下说辞：“你是想与王乃抛一人要好，还是想和我们毛枝大村七亩人（当时毛枝大村有七个‘合亩’共计一百多人）要好？我想你不应即少弃多”。两王权衡利弊后，决定释放两黄。此时，黄老安趁机行反间计，叫两王设计捉拿王乃抛。当晚，王老元派人通知王乃抛说，他们已抓获毛枝大村两个人，要王乃抛带人前来押送回去。王乃抛接到通知后就带着五个人兴冲冲地赶到番好村来，想不到两王翻脸一变，反将他们捆绑起来，并按毛枝大村的吩咐，在第二天把王乃抛等人押到什获村头人邢树头家关押起来（邢

树头是毛枝大村人的“龙公”①，该村人多势众，故委托其替为关押)。王乃抛中计被押，叫苦不迭。

王乃抛被邢树头扣押后，王的长子王偏牙探明了原委，便派人给邢树头送去一竹筒“山兰酒”，邢树头提起竹筒，感到沉甸甸的，情知有异。他回家将竹筒一倒，白花花的银元落将下来。于是他见利忘义，偷偷地一天放走一人，说是王乃抛等逃跑了。

王乃抛逃回村后，对毛枝大村人更加痛恨，为制服毛枝大村人，便在一九〇六年四月间发起一场攻打毛枝大村的大械斗。他除了动员亩众和邻村的一批兄弟外，还出钱从白沙地区请来三十多名润黎兄弟组成百多人的械斗队，在一天早晨沿着毛道河向毛枝大村打过去。毛枝大村人事先听到风声，早已做好应战的准备。

注：“龙公”“龙子”是“合亩”内主人和依附者的称谓。“龙子”又分为参加“合亩”的和不参加“合亩”的两种。后者多是某些村寨“合亩”或个人，为寻求政治庇护而拜认某些有权势的人为“龙公”。毛枝大村人拜邢树头为“龙公”即属这种情况

毛枝大村座落在一个低山丘上，北面和东面有保国河和毛道河弯曲流过，水深流急，西面背靠大山，地势险要，加上环村围有木栅，易守难攻。

王乃抛带领的人群来到毛枝大村附近后，便集中火力从东面向村里进攻。一时枪声大作，喊杀声震荡着毛道河两岸。无奈天不作美，那天早晨刚好雾气很浓，王乃抛的人很难找到射击的目标，而毛枝大村人居高临下，对对方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有两位润黎兄弟想翻过木栅冲进村去，对方开枪射击，一名喉部中弹，当场身亡。另一名腹部中弹，被抬到空茅村不治而亡。王的人集中火力几次要冲进村去，都被击退了。王乃抛看到对方把守牢固，不易攻下，便率众撤退。当他们退到毛枝大村南侧的空冲村时，有人对王乃抛说：“空冲村和毛枝大村是同伙！”（两村相距只有百多米，村民都是同一血缘的亲属）王乃抛又率众转攻空冲村。空冲村人毫无防备，仓促应战，村民凭借着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作掩护，顽强抵抗，相持了很久。王乃抛看到久攻不下，手下伤亡人数不断增

多，人心涣散，便传令撤退。刚好这时空冲村里有一人大呼：“毛枝大村的兄弟们，快运火药来支援我们！”王乃抛听后猜定空冲村人火药用光了，便率众复打回来。空冲村人再也抵挡不住，便四处逃散了。王乃抛等冲进村后，见猪捉猪，见牛牵牛，将村中财物洗劫一空，临走还烧了全部房屋。

毛枝大村和空冲村人遭受袭击和洗劫后，哪肯就此罢休！总想寻机报复。当年年底，空茅村有两农民到山栏地里巡园，毛枝大村的黄遂五等把他们捉了回来。为了搭救被抓者，王乃抛买通了一位经常到毛枝大村作生意的汉族商贩，叫其探听消息，弄清了被抓者是关在黄遂五家，次年旧历三月的一天早晨，毛枝大村人都上山去种山栏了，只留些老人和小孩看家，王乃抛带着七八个人趁天还未透亮，悄悄来到黄遂五家，把被关者救了出来。当他们的行动被毛枝大村一老人发现时，老人大呼起来，王乃抛向老人开了一枪，不想在慌乱中，竟误将自己人打伤了。

上述事件出现以后，为了继续报复对方，王乃抛想

方设法封锁毛枝大村人的出入口。毛枝大村人经常挑着土特产品到崖城出售，换回一些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而保国峒是他们出入的必经之道。于是王乃抛便买通保国人，叫他们堵截毛枝大村人。毛枝大村人也以牙还牙，他们跟番阳峒的倖人商定，不准空茅人经番阳往乐东。一九一六年秋，王乃抛带着几个亩众到番阳峒的布伦村（有些说是孔首村）探望“龙子”。毛枝大村亩头黄老爷获悉后，认为这是杀死王乃抛的天赐良机，便到番阳峒找到倖人哈顿，许以三十块银元和一头牛，把王乃抛杀死。王乃抛住在“龙子”的家，“龙子”待以肉酒。哈顿偷偷进入“龙子”家，认准王乃抛，然后赶到王乃抛回村必经之道的“卧爬阶”岭上埋伏起来。当王乃抛起程回家时，突然想起席间有一人探头探脑张望他，形迹可疑，心中顿生不祥之感，连忙和一个亩众换衣服，并接过一口铁锅背在身后（该铁锅系王乃抛从“龙子”家索取），但哈顿不被假象所迷惑，还是开枪将王乃抛打死了。

王乃抛死后，其长子王偏牙继当亩头。在王偏

牙当亩头期间，两村的对峙状态还没消除。一九二〇年五月间，王偏牙的姑母病死了，按习惯，姑母死后的第五天王偏牙便带着家里人到河里洗头，表明丧事已尽。毛枝大村人知道后，就组织一批人拿着粉枪到毛道河岸的密林中埋伏，当王偏牙等洗好头上岸时，毛枝大村人一齐射击，当场打死王偏牙的侄子王老同、王老撒，其余的人夺路逃跑了。

一九二六年初，王偏牙病死，由其胞弟王老本继当亩头。王老本考虑到上辈自家三代人与毛枝大村人结怨争斗以来，不断遭到各种损失，如再拖下去，对双方都不利。于是就派人向黄老爷请求和解，黄老爷也久有此意，便同意了对方的请求。王老本请红运峒炮衣村亩头王老才和通程村亩头王老卫代表他跟毛枝大村人谈判，毛枝大村派出黄老爷、黄老收、黄老北（均是亩头）三人为代表参加谈判。在谈判那天，双方都带来一个老寡妇举行谈判仪式。空茅村的老寡妇手托一碗清水，水中放一铜钱，她从碗里捞出铜钱，抹毛枝大村老寡妇的双眼，边抹边念道：“空茅村打死你们